日知録

1 5
570
5

1 5
≈20
570
5

日知錄集釋卷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眞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

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絚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絚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原注）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名數且不能悉矣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閻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

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
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
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又曰懷慶府知
府紀誠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
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
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
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
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于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
其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一百
二十餘里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
爲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
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
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汝成案先
生此條說詳十卷地畝大小州縣界域闔氏注附下尤合
大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
閾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
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
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

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
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維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亡共桑之迫遠州有曠宇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原注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

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于郡者）子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

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汝成案唐制自羈縻州外有雄望赤緊輔上中下八等見新舊唐書地理志實則以戶視之唐六典所云上州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勑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口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勑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親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爲上州于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之尊暫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是時則云中州三萬戶以上下州戶不滿三萬者何以峻殊若是至縣則新志有赤畿緊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無云京者攷六典云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唐時縣之等有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條下注云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爲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同京縣又丞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置京縣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蓋本諸此不知新志何以遺去京縣故著其說云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從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縣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何年始改）

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卽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荆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原注）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長安舊以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今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錢氏曰景德三年）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錢氏曰大觀元年）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錢氏曰政和六年）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錢氏曰潁州）爲順昌府（錢氏曰政和六年）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錢氏曰元祐四年）徽宗以端王卽位升端州爲肇慶府（錢氏曰重和元年）欽

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三年）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錢氏曰紹興卅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壚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涖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陿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入州　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

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攷宋時州升府名濟南本齊州政和六年襲慶本兗州政和八年興仁本曹州崇寧三年潁昌本許州元豐三年淮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開德本澶州崇寧五年河間本瀛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本趙州宣和元年隆德本潞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和六年京兆本永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杭州建炎三年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州政和五年慶元本明州紹熙五年瑞安本溫州咸淳元年建德本嚴州咸淳元年嘉興本秀州慶元元年安慶本舒州慶元元年江寧本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元年江陵建炎四年置荊南府淳熙元年復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寶慶本邵州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崇慶本蜀州淳熙四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潼川本梓州重和元年遂寧本遂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三年隆慶本劍州紹熙元年同慶本成州寶慶元年紹慶本黔州紹定元年咸淳本忠州咸淳元年重慶本恭州淳熙十六年英德本英州慶元元年志失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紹興三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燕山本幽州宣和四年改雲中本雲州宣和三年成都本益州嘉祐四年復太原降并州嘉祐五年復楊氏曰後尚有眞定鳳翔二府汝成

案宋史地理志眞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本鎮州慶歷八年初置眞定府路安撫使統眞定府攷唐元和十五年始改曰鎮州漢仍之尋復爲府周又改爲鎮州今云慶歷八年初置眞定府路統眞定府雖不紀何年始復度已在宋初矣鳳翔府則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升故顧氏錢氏皆不數楊氏云後尚有此二府者誤也志云江寧府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爲建康軍節度錢氏考異云按南唐建都金陵以昇州爲江寧府宋平江南復爲昇州置江寧節度天禧元年升江寧府改江寧軍額曰建康此志殊未分曉是江寧升府在天禧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緊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爲并州嘉祐五年復爲太原府與此所疏合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王明清所云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者異矣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爲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亦非由州而升則注所云益誤矣

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原注〕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尚有餼羊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殽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

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即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原注）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甯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爲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原注）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原注）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原注）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者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原注）三老爲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蔿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原注）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爲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綱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

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絫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

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原注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土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書代宗紀大歷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沈氏曰通志載唐六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爲鄰五鄰爲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楊氏曰此論爲得但恐不得其人耳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
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
桐鄉嗇夫（原注）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
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
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祭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
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原注）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縣
人也必易地而官豈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嗇夫治行尤著者
可累擢至大官故賢才恒出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雖欲
重其選而若輩本無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陵辱之其願
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
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誡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
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
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
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
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
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
（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
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
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
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
景泰四年詔書復曰民有急情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
民榜例懲治　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爲盜賊曾
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
過者許里老親鄰人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
異章服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
不擾唐至大歷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雪
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

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
億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
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
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
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
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
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
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
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
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原注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如

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
則己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月之當時稱爲良吏（正統
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
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
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
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
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
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
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廢事不爲故稍知廉恥
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
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

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洪武中尤重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升巡檢爲九品年正月見御製文集第七卷之而特賜之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法（原注）二十五年司四十有五（原注）二十四年四月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罷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楊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

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方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沈氏曰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眾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于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之長十甲甲長之長十甲千戶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樸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庶民之使慮士之賢能者爲之保長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聽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聽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已雖然而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寧人又莫不稱爲治敎之基則非迂遠而闊于事情可知在更化之初必共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矣姚大令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擾劫之風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在西北行之或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間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大海闊廣之間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兒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弃聚日衆其爲隱憂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著藏匿兇慝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遷徙其報于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鑒以爲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矣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

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卽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澳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尙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爲州郡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宏以爲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卽齊魏之世猶然（宋史選擧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擧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沈氏曰陳諒直云隋氏罷鄉官革自辟調選人改薦擧紛紛更易盡以私弊防天下之人三代之法未盡泯于秦者至此而無餘卒等于秦之遠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

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
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
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
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
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
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
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
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
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
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
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亦將
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
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
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
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
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
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
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
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
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爰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固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微事臣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
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元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天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
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
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
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
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愼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
今日之繁矣原注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
宰相語皆賀帝卽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
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補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
化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王人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
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
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厚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
所爲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
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
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
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
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
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語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
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
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
漸爲卑冗不參官品原注令史皇統八年刑進士爲尚書
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

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剌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割斡特勒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謀楊伯通賈益謙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爾卑權爾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緣直（原注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册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緣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緣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閣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

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
請必得四方書幣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
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
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
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本傳）韋處厚爲相有
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
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權
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
事逐之（原注册府元龜）夫身爲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邇之疾則
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
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
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
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
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縄以法矣故郡縣之吏
胥且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
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竇實皆由吏胥堂司
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
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

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
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
擊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
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
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
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
所謂養百萬虎狼于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
愉快孰過于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
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
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
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則

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
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
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
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
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
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
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
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
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

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楊氏曰與任吏晉同病別發歸于不振而已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最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原注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昏而不行原注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昏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

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雖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宣職業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蓋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郭塞破壞亭燧
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
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
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
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
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
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沈氏曰
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尤官各司府州縣添設添注署職之
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
縣丞不係額設者悉令同
曰吏員猥雜難以求治俸
重費不若省官而益
俸此言眞達治體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

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
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
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
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
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
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異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
者十不一二而奧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
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

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愼行筆麈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平之爲此一時之權宜也如崔亮之停年或且以爲聖人矣非深識之士烏知其極哉〕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汝成案〕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託丕揚創爲掣籤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攷明史選舉志其初用拈鬮法至萬歷間文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尚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踵而行之然則掣籤不始於富平也特分地至富平始詳云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

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原注)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以爲榮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已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原注)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郎嶺南之人　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

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沈氏曰）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雒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汝成案）曾子固曰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泐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傅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
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
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
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
此故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胷中矣豈
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曾氏所云蓋在政
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互選之得失正合後人論
議大率祖此其他弊端亦可類推第淳撲既漓嫌怨易積
易除近郡則骫法重輕害亦匪細今定令敎授等官不選
本郡典史以上不選同省任滿定以六年親老可乞近地
銓政既詳私恩亦遂鄰省則風土人情不甚殊異固易設
施遠省則歲月既遙揣量委曲興利除害奚慮艱鉅廉明
惠愛者盡心民事遐邇何殊若昏庸貪黷者即除本郡亦
有哉

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
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
同若非語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
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

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
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
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
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
久法可施行救旨依奏原注一冊府元龜唐書韓愈元和
參軍至縣令無慮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
商才補職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
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爲傲法而改絃
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楊氏曰今所以無言及者避嫌之法勝也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
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
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

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郎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撫甘撫又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日此不信於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掣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徼倖缺之病國破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籤掣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舉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也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言也

萬歷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厘厘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

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原注）長安志曰尚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

少景雲中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眾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往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涉汰之理未精而員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爲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儆叔向議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郤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白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琡爲吏部尚書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荅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懼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晝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旣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奬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牓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抏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玩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憃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拔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

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嘿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

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
眞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
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
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
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
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
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
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
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
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
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
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
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
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
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
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
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
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
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
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
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懦者老耋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

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眞賢
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
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
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
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
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
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
書乎否也召譬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
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
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
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
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荅云黃
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
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
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
爲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
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
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
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
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
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
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
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
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

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員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

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陸清獻曰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籍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無礙于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激勵而不至于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慮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也今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

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雖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冒濫當核者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踊躍于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有貪汚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尤宜嚴核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姚大令曰後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館職吏員取之乃至入貲者取之登進甚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奔競之門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豈屑屑從事於此哉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自見有逃而去耳況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遇又安知其幾輩耶夫有雄材絕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稱譽之閒矣有不爲乃可以有爲釋其小乃可以見其大舉世不覺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之識舉世共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矣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淩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

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卽後人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何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沈氏曰史記儒林傳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韓安國傳梁內史缺漢書杜業言方進遷方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佞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則西漢已

有缺稱不始于晉也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原注缺字同）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亘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趑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其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拘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校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

之者常什七矣

白萬歷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歷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滅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賁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

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悟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
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
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
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
人皆可舉二曰簡操方正可備顧問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
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
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
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
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
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詩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
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
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
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
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
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詰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
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
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
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
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
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
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
舉矣（沈氏曰）前明萬歷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國子監
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

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稍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人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全廩一體撥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歷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曰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緣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勑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

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
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閒歲一人試于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于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于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閒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哲異撰亦何必于功名哉（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間族黨不學而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闕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于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汁鄙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竝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鮮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窺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于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惡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達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

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
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
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原注胡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駁本此）
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
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
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爲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勅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宏
景狄兼謩鄭肅韓佽韋温鄭公輿之輩竝以封還勅書垂
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
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
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
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
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
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竝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　擢浙東觀察判官齊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　憲宗未皇甫鎛奏減內外官俸以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勅書　穆宗時授李訓四門事中韋綬封還制書　劉士涇擢太僕卿給狄兼謩封還詔書　文宗時赦官典犯贓者給事中　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　懿宗時貶右補闕王諧給事中　鄭公輿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
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胡氏曰攷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

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寒默者多矣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曰抄出駁之抄出寢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天啓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爲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三箇月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志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邕國夫人公乃繳還詞頭後人遂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自此始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

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分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壬氏曰刺史權重而內隸于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永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貢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史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史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之謀願罷都

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

原注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原注唐李嶠請十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害生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其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元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

言念蒼生心必偏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
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
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
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
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
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
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
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
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
于文定筆麈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
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

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
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
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
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 察使詔二周年一替韋忠謙言
慴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
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
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
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
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
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

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吏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　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宋眞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

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會未數年又仍舊貫
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
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
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
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
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
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
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
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
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

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
覩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
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
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
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
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
物給之謂於市糴十裁得其一二曾鞏曰之不及豈代耕
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
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
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
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

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唐皎傳貞觀中官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調租勉農政不可

亟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諫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

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于慎行筆麈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　如建隆三年冤句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北齊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汝成案）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爲縣令其爲庸瑣宜矣宋則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久不得調乃爲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爲舉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後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則欲其得人難也章俊卿云弄權于鴈鶩之行倚法爲鷹虎之暴谿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科罰之賦私人以爲己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爲己威又曰一握州麾便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穽富民守令之失略見此矣厥後金元亦踵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間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稱特皆重內輕外遂至賢者鄙夷職多昏黷前明尤重進士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治視出身爲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憤激之談蓋發于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監當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保僕射爲判餘竝爲知州太守者（原注）即刺史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鎮彊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眞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陸游渭南集權知府自李符始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楊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襲即謂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而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

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史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奚附自古循良莫盛兩漢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推擊豪强追逋盜賊惠威普達邊徼皆安此誠法簡權專得自措施效也然其間貪黷殘酷恢險臭汚依倚中涓結納外戚隱恃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黷陷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特漢時騎士隸于太守得自徵發不失機宜姦宄珍除郡國綏謐此爲高出唐宋耳攷前明初無兹察圄治後始定條目日貪日酷爲民日不謹日罷軟冠帶閒住日老日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興治理厥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執苛細之條爲出入之資何吏短長何代蔑有此在仁明因事決舍必盡削考功繁科轉恐行法未通法外或畸意輕重也）

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爲

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錢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欲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守令胥吏相緣爲姦而治以大壞猶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綰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善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

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游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漕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尙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允]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鎭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鎭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鎭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充]

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勅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阯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洞弊特請賜勅從之(沈氏曰)況鍾知蘇州府亦賜勅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勅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閒不甚闊絶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故云四千石也置太守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澗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元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

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
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
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
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
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
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
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
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
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
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陞辭而不
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邈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
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
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
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
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
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
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
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

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緐來其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當云太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寖消頃頃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

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通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縣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楊氏曰漢宗室爲宰相者西京只屈蓼而已東都亦不數數見也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者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原注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

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朏五
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
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
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
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
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
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
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
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
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
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

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
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
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奬拔之昭宗乾寧
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
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
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子簡求匪私吾
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郇王房有林甫河鄭王房
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而舊史贊之
曰我宗之英曰皐（原注嗣曹王）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
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
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

食糜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爲潑撒太尉）

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原注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竝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

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子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卽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原注明帝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竝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荆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顛木之有由蘖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襲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元宗以後諸王不出閤不分房蓋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皐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帥亦何至大盜覆都彊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竝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愼鑒列名奄案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

惟朱統鉓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雜俎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楊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湻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虔澄勰自是至親其匡順羅乂皆有權力聞望屈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衞之寄深得富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

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原注)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烇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卽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躍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祖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閤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

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閻老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略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窶縁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閭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秋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汝成案王司農明史纂云日剝月削雖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遠者宗派蕃昌祿秩難給未曾疏庸不免飢寒即號稱雄藩而牽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之所謂維城之寄無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萬厯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厖宗祿虧之議者遂有減歲祿限宮牆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啟禎時軍餉告絀大農嵩目日憂難支安能顧贍藩維親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給不贍一旦盜起無力禦侮徒手就戮宗社爲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蹙之狀正與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殊然明之諸王在位勤格行誼孝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覬覦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酷瀆亂縱恣尤眾豈皆恩澤之不逮歟則封祿之厚適爲驕橫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

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
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
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
以寖弱故敵至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
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
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
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
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
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楊氏
曰九公唯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
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
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
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
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
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
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
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
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曹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　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竝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柱未足以害理而矯柱之柱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徙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

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

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
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
管榷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
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
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
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
國勢力而不能九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
搗梁師潰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
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鳴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
每病本務之不知此子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
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

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
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
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
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眞宗咸平三年
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
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
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
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

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本無百年不敝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學深慮論略盡之矣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

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衞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强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御史臺言兵踰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後改爲遼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與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

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
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
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
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
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
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
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
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
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
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楊氏曰昌黎客兵士兵之策可於此得之陳鴻博曰）今塞外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皆吾牧廠之區與諸部多犬牙相錯熱河入溝營鄭家莊雖分列副都統總管駐防而田河屯營以西開平舊衛其街陌遺跡尚存與和見有屯田客戶獨石口外則有紅城歸化城爲東勝舊地宜處率土泉溪厚水草豐美宜於屯牧使於開平故地設屯牧使一人總領其事復分設口外四路滿漢同知隸之畫疆分駐聯爲應援見今內務府上三旗及會稽司諸衙門開散之丁約數萬有餘漢軍披甲外閒散者亦有二萬餘人此等與其使聚食京師貧窘無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歲撥發三萬人復募邊民願往者各給以種糧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擇其中之驍捷者教練爲兵耕牧之餘復習騎射擊刺之法名爲屯軍使世守其業五年以後始差收耕牧之稅即以供給屯軍饗勞之需復以其餘力繕完牆堡修整戎器第使人自爲守經費所出取之屯牧有餘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
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
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
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宮不許識字永樂

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翰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實錄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敎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敎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劾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原注英廟升遐典璽局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敎內書館綸受學焉遂內外交錯以謀入閣已而敗露得罪至晡而去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瞽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御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元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宮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元宗始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宮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閹人導君以侈御君以荒游導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問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人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誡訓無所益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蓄公卿天子孤矣逐居忠良朝廷空矣挾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祀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請著爲典曰凡閹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殺無赦凡閹人傳命于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過百官于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

者死小臣不言者黜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原注宋濂大明日歷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原注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內官楊寶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韋喬同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至於萬歷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

泄邇物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豈皇親見逆瑞之禍而卒以奄人監軍可歎哉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勅責其低徊俛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已亥勅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已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父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衂是則交阯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譴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阯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阯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卽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阯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

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亭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遞者姦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已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啣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

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踰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原注疏草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

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曰子殿國師
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
恥且羣然攻之延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
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
唐德宗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
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
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
果愈於宦官乎內延旣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
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忘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
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

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
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
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
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
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
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
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
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磐御治軍旣挈之肘
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
其轍哀哉（原注）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
胄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
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
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
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
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
工筦籥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
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拏處
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
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
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天啟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
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舉如京
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

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
令交通有戒豫政與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
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
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
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
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
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
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
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
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
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

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
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
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
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
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瑞嬖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
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
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
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
目則羅織啟邊典章則職守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
實鑒古酌今可以無徹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撰者也謹遵
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
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
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按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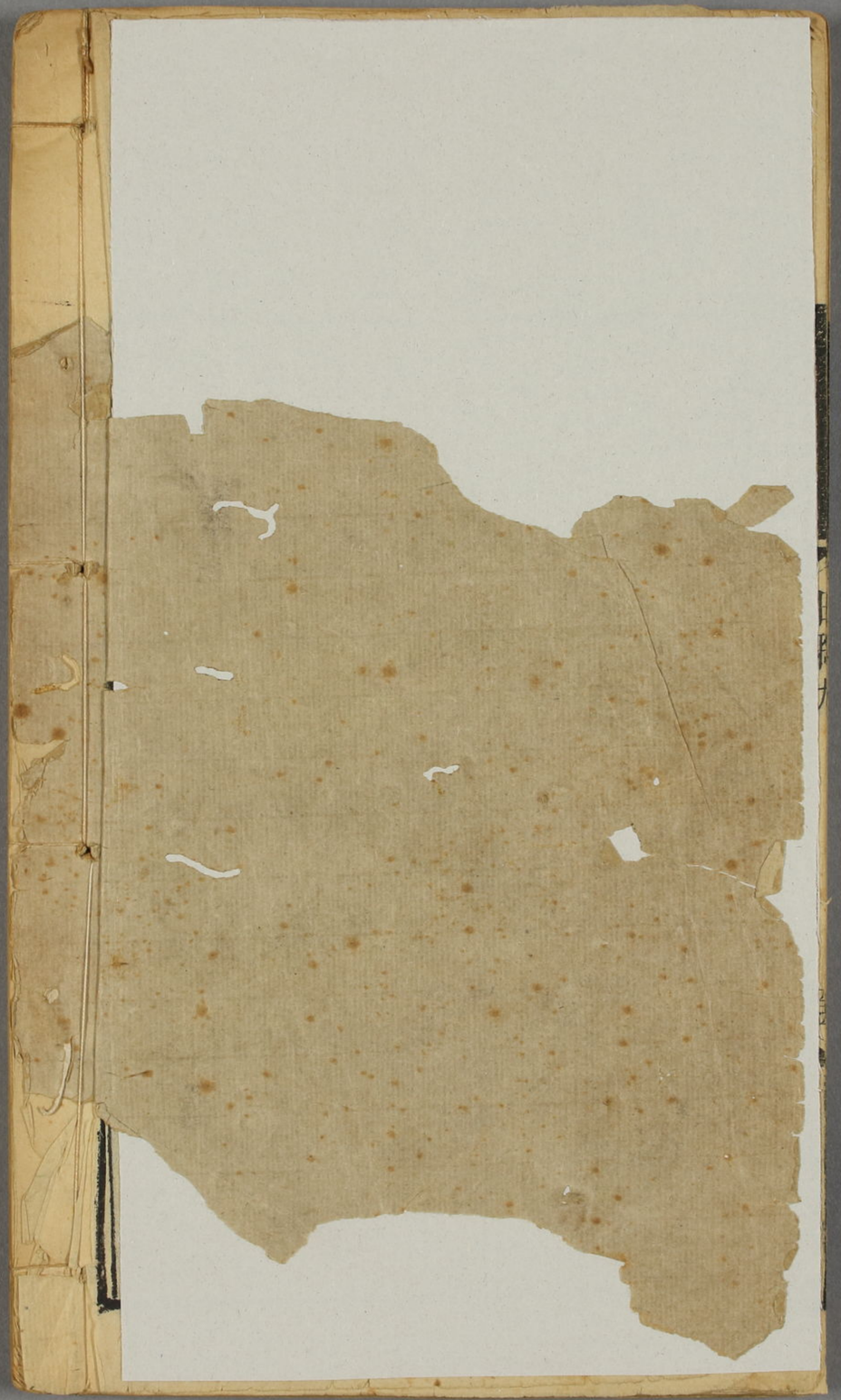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
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
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
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
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
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
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

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劉吉等之辭唐氏曰不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人禍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歲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成化九年俱經申明

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平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卽位興州左屯衞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敎子不能敎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尙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衞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衞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衞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

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
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
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
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天死者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矜況無
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
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
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為胎卵
剖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濟發德音詳為
條禁權璫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宦以重法若然則天心
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

權璫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集釋 卷九終